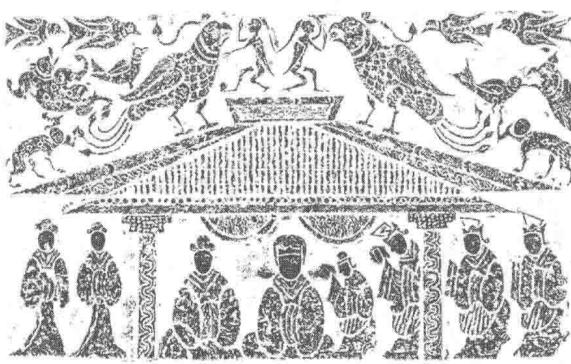


大文化与小传统——民俗文化学论萃

赵宗福
米海萍 / 主编



大文化与小传统 —— 民俗文化学论萃



赵宗福
米海萍 /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文化与小传统：民俗文化学论萃 / 赵宗福，米海萍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03-047205-2

I . ①大… II . ①赵… ②米… III . ①民俗学—文化学—研究—中国
IV .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9810 号

责任编辑：陈亮 范鹏伟 / 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张倩 / 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敬

编辑部电话：010-64026975

E-mail：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 × 1000 1/16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3 3/4

字数：390 000

定价：9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文 化 篇

大文化视野中的昆仑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赵宗福	3
论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	赵宗福	25
穆天子西巡的地缘文化意义.....	米海萍	38
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	赵宗福	52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功能阐释	马都尕吉	63
试析史诗《格萨尔》中的游牧文化特征.....	马都尕吉	70

理 论 篇

论河湟皮影戏展演中的口头程式.....	赵宗福	77
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	赵宗福	87
民歌花儿的民间指涉和文本使用.....	李言统	100
村落土地利用与空间观同心圆结构关系探讨		
——以青海土族村落为例	文忠祥	107
论河湟地区时空设置.....	文忠祥	115
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建构模式探析.....	贺喜焱	129
非物质文化视野下对民间文学文本的传承与尊重		
——以青藏地区民间文学文本为例	米海萍	137

民间文学篇

青藏地区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与特点.....	米海萍	151
青藏地区与域外民间文学交流.....	米海萍	165



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	李言统	176
宝卷与青海嘛呢经流变的关系.....	李言统	183
中国花儿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赵宗福	191
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	马都尕吉	200
《格萨尔》伦理思想探微	马都尕吉	214
毁灭与重生		
——故事歌《方四娘》的悲剧叙事	李言统	220

民 俗 篇

清代咏藏竹枝词的民俗内容及其特点.....	米海萍	231
三川土族“纳顿”解读.....	文忠祥	242
土族纳顿面具舞解读.....	文忠祥	254
试析土族“纳顿”节传承、复兴的文化动因		
——以青海省民和县鄂家村为例	贺喜焱	278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土族婚礼传承研究.....	贺喜焱	285
“那达慕”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那达慕”为例	贺喜焱	292
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盟誓习俗.....	马都尕吉	299
河源昆仑与土地崇拜.....	米海萍	304
论土族民间信仰象征.....	文忠祥	314

田野调查篇

乡土社会农事祭祀与社会控制

——对民和县桥头村青苗善事的民俗学调查	李言统	329
青海民和土族“纳顿”节的田野调查.....	贺喜焱	342
神圣的民俗化与民间信仰的多元性		
——大通老爷山朝山会调查研究	邢海珍	351
青海省大通县城关镇城隍庙会调查报告.....	邢海珍	361
后记		373

文化篇



大文化视野中的昆仑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赵宗福

昆仑文化是近年来由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界策划推动兴起的一种地方文化，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地方文化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有广泛影响和有现实功能的学术活动个案，其中的得失是值得关注的。本文即从民俗学角度对昆仑文化与青海地方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回顾，进而对民俗学与国家文化发展作一些思考。

一、海内外对昆仑神话的研究

昆仑文化的主要源头是昆仑神话，而昆仑神话是我国古典神话中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神话体系，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从中国神话学发轫期至今，运用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民俗学的理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田野调查方法，还有叶舒宪等提倡的“四重证据法”等，对之进行了不懈探索。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一书从人种学视角提出“西王母，今为东西各国研究支那学者，热心考察之一问题。盖以西王母为窥测中国古史，与外域交通之一要件”的观点，引用《山海经》等文献论证“昆仑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西王母是黄种的氏族”等，此书成为现代研究昆仑神话的拓荒之作，对昆仑神话体系的建立和华夏族起源研究产生了影响。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开篇述神话内容，认为“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具备了基本的神话观。此后，刘师培、鲁迅、茅盾、钟敬文、吕思勉、吴晗、方诗铭、朱芳圃、丁山、卫聚贤、苏雪林、程发轫、凌纯声、顾颉刚、杜而未、徐高阮、袁珂、任乃强等学者从文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等学科，对昆仑神话进行了关注研究和相关文献整理，成果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中国文学史源起探讨原始神话探求初民精神和昆仑神话、西王母神话等话题，将神话定为文学之源。茅盾代表作《中国神话研究 ABC》具有拓荒性意义，首次提出了昆仑神话中西王母神话演化的三阶段观点，并论述了神话演化的历史文化原因。闻一多《伏羲考》立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高度，以文化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灵活结合中国传统小学考证方法，论证了女娲、伏羲神话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并对相关文化作了广泛深刻的研究，实际上通过这两位创世大神和龙蛇的渊源关系，探讨了昆仑神话对于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作用。程憬的《古代中国神话中的天、地及昆仑》、《山海注考》、《西王母传说的演变》、《山海注中的神话人物》等论文颇有分量，提出了“中国有系统神话”的观点，并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昆仑神话进行“全貌素描”式专门研究，从巫药、巫术、祭祀礼和神话四方面论证了《山海经》是古代巫觋宝典的观点，形成了独特的神话理论和研究个性。之后，钟敬文《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研究系列论文、辰伯《西王母与西戎——西王母与昆仑山之一》、郑德坤《山海注及其神话》、吕思勉《昆仑考》和《西王母考》、凌纯声《山海经新论》、王以中《山海注图与外国图》、丁山《论炎帝大岳与昆仑山》等，从神话研究层面关注了神话与边疆问题以及中华民族认同感；饶宗颐、丁山、卫聚贤、苏雪林、程发轫、杜而未、徐高阮、凌纯声等学者对昆仑神话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提出的论点归纳成为昆仑“七说”之论，使昆仑神话的整体研究区域丰富和充实。

顾颉刚是中国史学“古史辨派”的开创者，由于古史与神话之间存在难分难解关系，“古史即神话”是该学派信奉的原则，所以在古史“辨伪”的学术探索和争论之下阐明其神话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名义之下，率先从理论上系统完整地建构了昆仑神话理论体系。顾颉刚所撰写的《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一文提出“中华民族的人文的始祖炎黄首先是羌人的祖先，然后才是华夏族的祖先”，“不仅以炎帝为宗神的古代羌人生活在今青海祁连山南北河湟之地，而且青、甘、陕、川一带，主要是炎黄部落联盟活动，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①等论。顾颉刚在昆仑神话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禹贡〉中的昆仑》、《昆仑和河源的实定》等，《〈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提出在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重要的系统：一个是发源于西部的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受昆仑神话影响而形成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蓬莱神话系统。古史辨派神话学家们以“层累”和“演变”的理论结合传统考据辨伪方法，不仅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而且对昆仑神话研究贡献颇多。

袁珂是中国大陆一直坚持神话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老一辈学者，《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史》等是其代表作，尤其对《山海经》作了独到研究，《山海经校注》以对 1181 年以来的 16 种《山海经》版本及各家注释仔细比较鉴别为基础，第一次专从神话的角度给予系统解释。他的学术思想可主要概括为中

^①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的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1 期。



华多民族整体神话观，主要内容是“广义神话论”、古籍记载与民族传闻并重、少数民族神话和汉民族神话同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神话学界对昆仑文化扎实研究而形成的一批重要论著，有卫聚贤《封神榜故事探源》、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苏雪林《昆仑之谜》和《屈赋之谜》等重要论著。1960年之后，杜而未的《山海经神话系统》、《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和《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等相继问世，主要集中在创世神话研究、古帝系神话研究、虚拟动物神话研究、《易经》研究、古代宗教研究等方面，从宗教学理论、从月亮崇拜模式对昆仑神话进行了阐释，第一个提出“昆仑文化”学术命题，认为“文化越古老雄厚越需要解释”，“昆仑文化是昆仑神话连带出来的人生哲学”^①。尽管他并没有从文化学理论对“昆仑文化”概念作进一步学理性阐释，而且仅仅局限于对《山海经》等文献的梳理，但提出这个命题并研究昆仑神话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当属开创性论说。王孝廉的《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作家出版社出版时只出版下册，并题为《中国的神话世界》)多次修订出版，主要是对中原各部族的神话与信仰研究、对东北西南族群的创世神话的梳理，尝试对中华各民族神话作整体性、历史性的研究，所发表的《绝地天通神话——昆仑神话主题解说》一文，提出了昆仑的原始源于古代羌族的圣岳信仰的看法。此外，李亦园、李丰懋、朱传誉、杨希枚、谭达先、陈炳良等关涉昆仑文化的研究成果也很显著。这些论著的发表和学术观点的积累，大大拓展了昆仑文化研究的领域和思路。

凌纯声《昆仑丘与西王母》^②一文，对学界的“昆仑七说”进行了梳理，认为分别是：① 丁山《论炎帝大岳与昆仑山》一文认为昆仑神话源自须弥山。② 卫聚贤《昆仑与陆浑》一文认为昆仑山就是今天新疆与青海的昆仑山脉。③ 苏雪林《昆仑之谜》一文认为昆仑是指两河流域之帝都。④ 程发轫《昆仑之谜读后感》认为“昆仑”一词出于西域，有“崇高”与“玄色”二义。⑤ 杜而未的著作《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是月山。⑥ 徐高阮《昆仑丘和禹神话》一文认为古籍所载昆仑丘（墟）应为古代两河流域各城通有的多层庙塔。⑦ 凌纯声认为源于两河的昆仑，在中国则称为坛婵，又可名曰封禅文化。

^① 杜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序》，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第1页。

^②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下册，第1569—1606页。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如刘魁立、连树声、萧兵、叶舒宪、董晓萍、何新、邓启耀、陶思炎、杨利慧等分别对神话原型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表演理论或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欧达伟、萨姆纳、鲍曼等人的著作进行了翻译、介绍或运用。特别是叶舒宪的著作《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运用考古学成果资料，结合文献记载、田野调查和语源学资料“四重证据法”，研究视角置于河西走廊文化空间（包括今青海东部区域），探寻夏商周华夏文化源流，以此阐明古代西部氐羌民族对中华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所有这些成果对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研究有理论架构和方法论的启示性意义。

除此而外，有关昆仑神话的文献经过学者的精心校注考证不断问世，如2006年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山海经文献集成》，收晋唐明清以来注本、校订本、绘本等18种，堪称昆仑神话资料的集成式汇编。2008—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迟文杰、陆志红主编的《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系列丛书，通过收集、整理、刊布古代关于西王母的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文物图片等，系统介绍了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西王母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套集成”和“十套集成”的有关文本化的口述文献，也为昆仑文化的研究积淀了厚重的资料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学界与大陆学界来往密切，在昆仑文化的研究与交流方面也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王秋桂、曾永义、鹿忆鹿、钟宗宪、高莉芬、刘惠萍、郑灿山、彭衍伦、唐蕙韵等一大批学者先后甚至多次到青海、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考察和研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质量论著。尤其是高莉芬致力于昆仑神话的研究和热心于昆仑文化的演讲，在台湾学界对昆仑文化的认同方面发挥了作用。

国际学术界对昆仑神话也早有关注，并取得了诸多成绩。如法国学者于1836年发表了最早的有关中国神话的文章，并且最早翻译了《山海经》。E.Burnof在1875年翻译了《山海经》的《西山经》，L.deRosny在1889年发表《山海经》部分译文。俄罗斯学者C.M.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于189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一书，首次对中国古代神话作了分类，详细分析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宇宙形成的观念、宇宙神话、古代帝王神奇诞生的传说等，认为古代中国人有了星空明显倾斜的观念后，才会出现共工与祝融交战，共工不胜而怒触不周山，天柱折断东南倾斜的神话；还认为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大禹等帝王形象是在神话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于民间的神话形象，后来被孔子加以利用，塑造成“指导中国未来的生活”的理想人物。李福清(B.Riftin)在1979年出版的《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肖像的演变》，主要根据中国古文献即古代石像中所载有关神话人物的奇异肖像，力图重



建上古神话概念，以揭示神话形象中从兽形到人形共体、直至全部人形化过程。李福清还将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中国神话的成果辑录成《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包括跨境民族神话）》出版^①，较为系统地整理了自19世纪以来国外神话学者用俄、英、法、德等15种语言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成果，为研究昆仑神话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文献。

日本学者研究昆仑神话颇有见地和成果。1904年，高木敏雄出版的《比较神话学》一书是东方汉文化圈中涉及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部著作。白鸟库吉分别在1909年和1912年发表了《支那古神话的研究》、《〈尚书〉的高等批判》，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古神话奠基人。加藤常贤、贝冢茂树、池田末利、御手洗胜、白川静、森安太郎等，在研究中国神话方法上，都曾经是或一直是以中国古文献中文字考证而见长的学者，从文字的原初音义的解明去构架中国神话的秩序，相继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的专著，积累为中国本土之外最丰厚的亚洲神话学传统。御手洗胜的《古代中国昆仑思想的展开》、《昆仑传承与永劫回归》等著作，对昆仑的思想传承做了较多的考证，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伊藤清司等从人物、咒术、山岳神祭祀、民间医疗等多角度对《山海经》进行了研究。近20年来，白川静等学者侧重于上古祭仪研究，认为古代铭文反映了一部分祭仪的情况，提出禹属夏系神话；共工为姜姓部族的神，属于藏系的羌人；女娲、伏羲则属于所谓屈家岭文化等观点。日本神话学家吉田敦彦的《神话考古学》、《绳文土偶的神话学》等论著突破了传统的文本化的神话观念，将神像、陶器图像及纹饰、玉石器造型等实物与民族志资料相结合，深入解读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书，收录了《昆仑传说试论》、《道家思想乐园思想》等论文，另有小南一郎的《西王母与七夕传说》、松田稔的《山海经之比较研究》、下斗米晟的《西王母研究》、柄尾武的《精卫传说资料汇编》等论著和资料。

俄罗斯学者C.M.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于1892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②一书，认为古代中国人有了星空明显倾斜的观念后，才会出现共工与祝融交战，共工不胜而怒触不周山，天柱折断东南倾斜的神话。法国汉学家H.Maspero的《书经中的神话传说》（1924年）、《上古中国史》（1927

① [俄]李福清：《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包括跨境民族神话）》，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② [俄]C.M.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1892年圣彼得堡版。参见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序言》，《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6期。



年, 1959 年) 和 M.Granet 的《中国古代的祭礼和歌谣》(1919 年)、《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1926 年) 等著述都涉及中国神话的问题, 二者分别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切入, 在汉学界有较大的反响。20 世纪西欧汉学家如英国汉学家 H. Giles、德国汉学家 A. Forke、法国汉学大师 P. Pelliot 对西王母形象的起源进行了专门讨论。

二、青海对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的研究

由于昆仑山主峰在青海以及历史上对青海昆仑西王母的普遍认同, 青海地方学界对昆仑神话尤其关注。李文实、赵宗福、汤惠生、崔永红、米海萍、鄂崇荣、李措吉、刘永红、王伟章等一批青海本土学者对昆仑神话的研究不遗余力。李文实认为“西王母神话来源于昆仑之丘, 而这昆仑之丘, 其地就在今青海地区。而这块地区, 则是古氐羌生息活动的主要所在”^①。与此同时, 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一文通过对昆仑山神话和萨满教宇宙观的比较以及对“昆仑”二字的训诂学考察, 认为“昆仑”乃古代匈奴语“天”之谓, 古代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和部落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联系天地的宇宙山, 考虑到文化传播的特性, 提出“昆仑山就是宇宙山”^②的概念。此外, 卢耀光、朱世奎等学者从考古学、地方文化等角度, 阐述西王母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青海, 及其与羌戎民族的关系。

青海地方学界还进而提出了“昆仑文化”的概念并进行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初, 笔者就在《青海远古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论文中提出“昆仑文化”(当时还没有接触到杜而未的著作), 后来在《青海史纲》中把昆仑神话作为青海远古文化源头进行了专节描述, 但这些并没有马上引起关注。之后由于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的呼吁和一批学术论文的发表^③, “昆仑文化”的概念逐渐被地方学界接受。进入 21 世纪后, 笔者的《昆仑神话》一书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结合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志等材料, 第一次对昆仑神话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 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昆仑神话体系和学术构架。书中提出昆仑神话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 并就神话昆仑山的风貌、主

^① 李文实:《西王母通考》,《江河源文化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② 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5 期。

^③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笔者在《民间文学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民族研究》等学术杂志曾陆续发表《中国月亮神话演化新解——以月虎为主题的考证》、《岗仁波钦信仰与昆仑神话》、《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黄河之水青海来——河源神话之谜破译》、《西王母的神格功能》等系列论文, 并于 1997 年获得青海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要传说故事及其文化意象、西王母信仰的历史流变、昆仑神话与青海的文化关系、昆仑神话的传播等做出了诸多新颖可信的诠释，被学术文化界普遍采纳。而《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论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等论文，认为“河源”就是昆仑山地理所在的标志。从我国古籍中“河出昆仑”的反复记载和历代对河源昆仑的寻求，表明国人千百年来有一个共识，就是昆仑山在黄河源头地域，也就是今天的以三江源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区。根据《山海经》、《穆天子传》和王充《论衡》中记载以及藏族关于青海湖起源的传说，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国和西王母也就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区，这些都可以从各种神话传说遗迹、民族志与民俗志，以及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其西王母的原型就是远古以青海湖为中心地带的原始部落酋长兼大女巫，这些观点被学界广泛认同和采用。

但是，我们研究昆仑文化的视野并不拘囿于某一行政区域，而是把它放置在整个中华文化的环境中予以考量，这也许正是我们不同于很多“地方文化中心主义”绝对论者的特点之一。概而要之，我们的主要观点有：

(1) 昆仑神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从现存的古籍文献看，昆仑神话的形态最朴野最原始、故事系统最完整最丰富、资料保存最多，她是中华民族在“童年时期”的以神格信仰为核心的综合体创作，是中华民族最初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的整体反映，因此昆仑神话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昆仑文化。她与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密切相关。

(2) 神话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祖居地。“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文献上反复出现的这句话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民族起源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强调。而“河源昆仑”是中国人千万年不变的文化情结，从屈原对昆仑山的向往到汉晋以来几十次对黄河源头和昆仑山的探索追寻，就反映了这一文化心理。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昆仑山是母亲河的源头，是中华大地（文化意义上）的巨乳。

(3) 西王母是昆仑神话中的女主神，历史上影响巨大，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演变，如神话、历史传说、国家祭祀、道家与道教、明清民间秘密宗教、民间信仰中各有不同，但产生着影响，至今被民间称为“王母娘娘”，台湾新兴宗教称为“瑶池金母”。但在最初，其原型是青藏高原上的羌人部落大首领兼大女巫，故有“西王母国”、“西王母之邦”。以此推之，昆仑神话发祥地在以青海高原为中心的西部地区。

(4) 昆仑山作为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的标志性地理圣山，历史上有一个发展互动的文化过程。神话昆仑是原始先民根据现实地理想象出来的神圣大山，而现实的昆仑山又是神话昆仑的神圣延续，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既不可



混为一谈，也不能截然割裂。昆仑山的神话世界是在文化史上逐渐丰富起来的。

(5) 昆仑神话与西南民族及其地区民族关系密切。从目前掌握的可靠资料看，西南地区至少有近 20 个民族来源于青海高原，都与昆仑文化和古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今在他们的口承记忆和民俗文化中仍然保存着大量昆仑文化的元素，且与汉文献中的昆仑神话及其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录可以相印证。同时与历史上西北的一些民族如月氏、西夏党项、吐蕃（藏族）等具有源流关系。有人研究，我国至少有 2/3 的民族与昆仑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昆仑文化是我国多民族共同传承享用的精神财富，对于促进多民族对祖国大家庭共同的文化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6) 昆仑神话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而且进一步辐射到周边国家和民族，深深地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化，如圣山信仰，海外亦有昆仑、西王母神灵，等等。同时，随着华人向世界的流移，昆仑文化意象走向世界。因此，昆仑文化具有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与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相媲美。

(7) 昆仑神话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如对中华天文、地文、人文的影响，具体如对宗教信仰、天文地理观念、文学艺术、社会制度、民俗习惯等的影响，昆仑文化弥散在中国文化方方面面之中。我们“总是处在传统的掌心之中”（希尔斯语），但又往往不知所以然。今天对之进行细致的梳理，对于正确认知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很有意义。

(8) 昆仑文化在当代还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尤其是和谐大爱、无私奉献、勇于担当、敢于拼搏、锐意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不仅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进步共建小康，而且与当代主流精神相吻合。昆仑文化是增强文化软实力、辐射力、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中不可或缺的传统资源。

(9) 昆仑文化在当代地域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有些地方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从近年青海、新疆、甘肃等省区的文化建设成效来看，昆仑（西王母）文化几乎成为了金色品牌。特别是青海省把昆仑文化定位为地域文化的标志性文化，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在地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值得关注借鉴。

(10) 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现象，所以古来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重视，一大批名家研究昆仑神话，诸说纷纭，成果累累，但是还没有提升到昆仑文化的层面上予以研究，也缺乏学术史的系统梳理和有效运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当代，应予以重点研究。



三、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研究的重点评价

近百年来的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研究，为我们积累了文献资料，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视角，一些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为我们系统研究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手段。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1) 茅盾西王母神话演化“三阶段”观点的提出。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第一次提出了西王母神话演化“三阶段”看法，认为第一个阶段是《山海经》，第二个阶段是《穆天子传》，第三个阶段是《汉武故事》，由半人半兽的怪异之神蜕变为女王，再成为雍容王母，论证了西王母形象由野到文、由简到繁的神话演进，认为西王母是古代西域一带以虎、豹为图腾的女酋长的形象。所谓三青鸟，说明凶禽猛兽相伴，还处于啖食充饥的原始狩猎阶段。西王母怪异可怕的形貌，正是当时人与动物不分、人神不分观念的反映，虽然不合理，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神话的本相。认为昆仑是帝之下都，居住着西王母、陆吾、开明兽、猛兽、怪鸟、奇树等众神，“大概中国神话里的昆仑的最初观念，……正好代表了北方民族的严肃的现实的气氛”^①；而昆仑神话传到南方民族，便在《离骚》里塑造成了“昆仑玄圃”。他自己宣称按照人类学派的观点考察神话，又强调神话是文学的源头，重视其艺术价值，通过神话对《楚辞》的影响，论证神话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地位。关涉昆仑神话的内容和深层结构，从中华文学艺术之起源中分析昆仑文化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大有文章可做。

(2) 袁珂对神话的定义和神话“广义论”观点的提出。早年有关昆仑神话的研究有《山海经里的诸神》等文章，专著《中国古代神话》一书先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刊印了7次之多，该书将神话梳理与研究相结合，在古代神话文献的整理和考释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学术代表作《山海经校注》，以郭璞《山海经注》为基础，对《山海经》进行全面校勘，恢复其原始面貌，为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研究昆仑文化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他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为神话研究者及普通的神话爱好者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神话提供了一把钥匙。他的专著《中国神话史》堪称中国第一部神话史著作，对中国神话从上古迄于明清的神话材料作了纵贯系统论述，透彻分析了中国神话发展演变的轨迹，并体现和实践了广义神话观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有新的神话产生，新神话又随着社会发展仍在不停地演变，尽管他没有明言研究昆仑神话，但用了很大篇幅论述昆仑神话及昆仑神话传播对于

^①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后世的影响，认为西王母在《大荒西经》中的形象是男性，到了《海内北经》中才初步女性化和王者化，秦汉之际西王母是国名（部落名），由野而文是不可抗拒的演化公例。源于古羌先民的昆仑文化对古今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深远，在古代的大月氏、匈奴等古老民族中，都有西王母和昆仑山的文化记忆和文化事象；含有昆仑文化元素的创世神话、盘瓠神话、伏羲兄妹结婚神话、始祖诞生神话等至今保存在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中，这些在袁珂的《中国神话史》中多有论述，具有开拓昆仑文化研究思路的启示意义。

（3）顾颉刚关于“昆仑神话系统”的理论建构。《〈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①一文中提出昆仑的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此后，这两个神话系统各在流传中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顾颉刚指出了昆仑神话的传播路径，一是由于秦国向西拓地与羌、戎的接触日益密切，从而流传了进来；一是由于这时的楚国疆域，已发展到古代盛产黄金的四川丽水地区，和羌、戎的接触也很频繁，并在云南的楚雄、四川的荣经先后设置官吏，经管黄金的开采和东运，因而昆仑的神话也随着黄金的不断运往郢都而在楚国广泛传播。他认为昆仑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很多古代的神话，如夸父逐日、共工触不周山及振滔洪水、禹杀相柳及布土、黄帝食玉投玉、稷与叔均作耕、魃除蚩尤、鼓与钦鷗杀葆江、烛龙烛九阴、建木与若木、恒山与有穷鬼、羿杀凿齿与猰貐、巫彭等活猰貐、西王母与三青鸟、姮娥窃药、黄帝娶嫫祖、窜三苗于三危等故事，都来源于昆仑。有了这样的神山和中心，才能形成独特的神话世界，称得上完整的神话。他第一次从理论上建构了完整的昆仑神话体系。

（4）杜而未“昆仑文化”命题提出的学术史意义。“昆仑文化”一词是台湾学者杜而未率先在1960年左右提出的，其《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正式出版于1977年，在该书中提出“昆仑文化是昆仑神话连带出来的人生哲学，当然，先当说明昆仑神话本身的原则，然后才可以谈属于昆仑的文化”^②的概念。他从宗教学视角论证昆仑是仙山，昆仑、仙、道都和月亮神话相关，昆仑神话中的不死观念也和月亮神话相关，且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是在月神宗教中发展的，举凡与月山、仙山、修仙相关者，都可归于昆仑文化。为“月亮崇拜一元论”鼓

^①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② 杜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序》，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第1页。